

告密者



The Informer

by Dudley Nichols

据苏联艺术出版社版《美国电影剧本选》所载俄译文转译

内 容 说 明

《告密者》是美国著名电影剧作家达·尼科尔斯根据里阿姆·奥弗拉尔迪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，1935年由美国著名电影导演约翰·福特拍成影片，曾被评为该年度最佳影片，并获得编剧、导演、表演等几项金像奖。故事描写1922年爱尔兰反英斗争中，一个名叫吉波·挪伦的莽汉，为了领取二十镑赏格而出卖了自己的朋友弗兰克·麦克菲利浦。吉波原想用这笔钱买船票偕女友逃亡，但在钱到手后由于害怕告密之事败露，也由于内心的负疚，他却彻夜纵酒狂饮，把钱挥霍一光。最后，革命组织查清了他的告密行为，把他处死。

本书可供电影工作者参考借鉴，也可供电影、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。

外国电影剧本丛刊(3)

告 密 者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 3 $\frac{7}{8}$ 插页: 4 字数: 70,000

1980年1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26,800册

统一书号: 10061·351

定价: 0.36元

告 密 者

[美] 达德莱·尼科尔斯著

郑 雪 来 译

夜晚。

都柏林的一条街道，浓雾弥漫，阒无人迹。从某处传来了小提琴声和街头卖唱者的歌声。街灯透过大雾无力地发出微弱的亮光。光线落在一堵砖墙上，照亮了那些新贴上去但已经变成一块块小纸片的戏报。

拐角处有一家小酒馆，它后边又有一条街道，显得比较亮堂些。那条街的另一面是一家卖炸鱼的小吃店。

从雾里浮现出一个难看的身影，简直象个什么庞然大物。这是吉波·挪伦。他头戴破旧的鸭舌帽，脖子上围着一条油污不堪的围巾，两手插在衣袋里，孤零零地在雾里游荡，仿佛置身于朦胧的神秘的海洋中。他在拐角处停住脚步，注视着贴在墙上的一张被街灯的斜光所照亮的小告示。吉波的那副庞大的、由于困乏和饥饿而憔悴不堪的脸上，显出惊异的表情。

特写镜头：告示。那上面有一个人的画像和如下一段文字：

此人煽动民众叛逆我王陛下政府，有报告其下落者赏给二十镑。

都柏林城爱尔兰皇家陆军警备队司令

模糊的字样和熟悉的面孔吸住了吉波的注意。他马上认出这“叛逆者”是弗兰克·麦克菲利浦……

他的眼神变成茫然的样子，回忆把他带到往昔的日子。银幕上呈现出吉波的记忆中产生的图景……

弗兰克和吉波，神气地穿着军服，手执酒杯并排站着，肘靠在酒吧的柜台上。看得出来，吉波正在愉快地纵声大笑。但这笑声是听不见的。传到我们耳里来的，仍然是小提琴声和街头卖唱者的歌声……

吉波继续瞧着告示……举起手……镜头中：吉波的粗大的手把布告从墙上撕下来。如今只剩下一些参差不齐的小纸条在那里发白了。它们仿佛形成了一个框子。

吉波气愤地望着握在手中的告示……怒冲冲地把它扔到路上……他又一次偻下自己宽阔的肩膀，把手深深插进衣袋里，在雾气缭绕中向前走去，愈走愈远……走过街灯底下，在拐角处拐了个弯，就拐进另一条街了。

而那张告示却随风在路上滚动着，就象他的命运似的。

吉波走过一些小铺子，又走过那家卖炸鱼的小吃店……

音乐声更加清晰可闻。

在这一带颇受人欢迎的小酒馆。它近旁聚拢了形形色色的人们，人群中鸦雀无声。大家都在听着盲歌手演唱。吉波走近，带着无动于衷的神情停住脚步。

……被风吹送的告示在路上滚动。它滚到吉波脚旁。在这里卡住了……吉波不经意地用脚把它踢开。又带着茫然的神色，伛起背，向前走去……又停住脚步。从衣袋掏出一支弄皱了的香烟，在大拇指指甲上擦燃火柴，抽起来。

镜头中：被火柴的火焰所照亮的吉波的脸。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。他皱起眉头，把火柴扔掉。赶忙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当时就喷出一大团烟。

旅行社的橱窗。它近旁站着一个长得很标致的姑娘，约莫二十五——二十八岁的样子。这是恺娣·麦登。弥漫的大雾和微弱的光亮使人看不清她那简朴的装束，因此她在我们看来仿佛穿得相当讲究。恺娣全神贯注在橱窗里摆着的广告和告示上面。玻璃里隐约地显出一张花花绿绿的招贴画，那上面画着一条大轮船，还写着一些什么字样。恺娣没有觉察到，一个衣着讲究的男人走近她身旁。陌生

人对她讲起话来，但她没有答理他。

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，吉波从远处注视着姑娘。当他看到走近恺娣的那个男人的时候，他的脸沉了下来。思索了一会儿……他就朝他们这边走来。

随后发生的一切，我们都是从旅行社里透过橱窗玻璃看到的。声音却听不见。

衣着讲究的男人挽起恺娣的手。他们正准备要走去……吉波突然走到他们跟前，抓住那男人的手。恺娣喊了一声。那男人也喊了一声，并且威吓着吉波。吉波抓住他的衣领，用一只手把他提起来，拖到人行道边上，用非同寻常的膂力一摔，就把他摔到了街心。接着，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就掉转头向恺娣走去。恺娣带着抗议和惊慌的神色，象先前那样站在橱窗旁边。

那男人被吉波的非同寻常的膂力吓坏了，一声不吭地爬起来，走了。

吉波默默地站在恺娣身旁。他显出一副毫无办法和倒楣的样子。双臂象鞭子似地吊着。他知道，他马上就要听到不愉快的话的。

但是，在恺娣的生气的目光中，透露出对这个相貌难看的小伙子的倾慕之情……她抬眼四望。一刹那间，她的

视线停留在轮船公司的那张诱人的招贴画上。

无论是这张颜色鲜艳的招贴画，或是传到此地来的音乐声，都强调出了这两人的穷愁潦倒和毫无出路的处境……

恺娣 唉，吉波，打人管什么用呢？我又饿又没钱付房租。你身上也没有钱……是吧？（没有等他回答）我知道，你是说不出的……啊，别那样看我。我能依靠的只有你！我只有你一个人了……你是知道的。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种处境呢？……（转身向橱窗走去）钱！……有些人运气是好的……你瞧……他们在跟我们开玩笑呢！……

……镜头中：轮船公司的招贴画和价目表——去美国的旅费。……镜头外，恺娣的苦笑声和讲话声：

“有二十镑，全世界就是你们的了。”

……又是站在橱窗旁的恺娣和吉波。

吉波 （对恺娣）你为什么要说这话？

恺娣 说什么？二十镑？

吉波 （抓住她的手）你在瞎想些什么？

恺娣 （把手挣脱出来）放开，吉波！你怎么啦！（没有等他回答，就继续痛苦地说）二十镑！对我们来说那跟一百万镑一样值钱。

吉波 （愤愤地）你去捡起我扔在沟里的那个东西……去拿你的二十镑吧。

恺娣（受到刺激）吉波圣人！我配不上你……是吗？好，那就让我告诉你——你并不比别的男人强。你们都是一路货！

吉波（难为情地）恺娣，你没有懂得我的意思？

恺娣（痛苦地）你和你的那些高贵原则都给我走开……我高攀不上。

她遽然离开吉波，朝他刚才走来的方向走去。

吉波不习惯于说很多话，他无法表达出此刻他内心里进行着的斗争。

他默默地怅惘地目送着她……委屈地喊了一声：

“恺娣！”

可是她连头也不回，消失在雾里了……吉波跟着她走去。

那张揉成一团的告示在人行道上滚动。它在劲风吹送之下，又象不祥的命运似的跟在他后面打转……悲伤的音乐声依然象刚才那样迴荡。

客栈的饭厅。这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，摆设着许多木头桌子和长凳。桌上摆着的刀叉，是用链子固定在那上面的。房角落里有一个大火盆，客栈住客就在那上头给自己做饭。靠近墙边，有一个粗陋的柜台。这是小吃部，可以买到现成的简单食品。这里都是一些码头工人以及找不到别的栖身之处的其他工人。有的已经在吃，有的还刚刚在给自己准备晚饭。

吉波站在通向过道的那扇门旁边。一些新的住客不时走进房里来。吃完了晚饭，许多人起身到什么地方去，接着又回转来。

吉波毫不理会这种熙熙攘攘的情景，把手塞在衣袋里，靠墙站着。他那饥饿的目光一刻也不离开吃的东西。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揉皱的香烟，在大拇指指甲上擦燃火柴，就抽起来了。接着，眯缝起眼睛，紧张地注视着什么地方。

有个码头工人刚吃完了晚饭，他小心翼翼地把留待明天食用的东西收拾好，放到一个小柜子里去，正准备把柜子门锁起来，恰好有个朋友走过来，问他要一支香烟。码头工人给了他，却忘了锁柜子，就跟他一块儿走了。

吉波的眯缝起来的目光片刻不离地追随着码头工人。一待他消失在过道里，吉波就朝小柜子走去。试一下门……它很容易就开了。吉波贼头贼脑地向四周围迅速地投了一瞥，赶忙从抽屉里掏出一块肉和一个马铃薯，走到火盆跟前，和其他住客同时急匆匆地把这些东西扔到锅里去了。

特写镜头：一双男人的脚小心翼翼地沿着暗黑的人行道行进。不时停下来……如今它们走近一个圆形的光斑。这是街灯的反光。步伐迈得比先前快些了……

那双脚继续走路……被吉波撕下来的那张告示也继续

沿着街道滚动。那双脚刚一踏进光圈，告示就落到走路的人的皮靴下边……

特写镜头：一只瘦瘦的男人的手拾起那张告示……

一个身上披着扣得紧紧的斗篷，头戴法国式草帽的人把那张纸抚平，准备在街灯的微弱光线下读它。这是弗兰克·麦克菲利浦。他的肖像就印在那纸上，悬赏缉拿的正是他……

弗兰克看了看那张揉皱的肮脏的告示。他那年青的但已经疲惫不堪和变得严峻的脸上，显出讥讽的微笑。他又把告示揉成一团扔进沟里，在雾的掩护下小心翼翼地继续自己的路程。

客栈的正面。磨损不堪、已呈龟裂的石阶直通到被灯光照亮的玻璃门。门上方有一块招牌，写着：“顿波客栈”。弗兰克警惕地向四面望望，慢慢地拾级而上。

突然间听到有节奏的脚步声。弗兰克快步跑下石阶，退隐到凹处。他弯下身子站在那里，谛听着渐渐临近的脚步声。现在他把右手塞进怀里。掏出手枪……

脚步声几乎就在近旁了……从雾里显现出一支巡逻队。共有八名兵士……巡逻队很快地过去了……

……弗兰克紧握手枪以备万一。只是当巡逻队的脚步声在远处消失的时候，他才藏起武器，并没有把右手从

斗篷下边抽出，又开始警惕地登上阶梯。

弗兰克把脸紧贴着玻璃门，瞧见了空无一人的过道。确信可以通行无阻之后，他才迅速地打开门，进入客栈。

客栈的饭厅。现在只有吉波一个人在那里。他坐在靠墙的一张木桌旁边，正在把他面前摆着的一锡盒热气腾腾的土豆烧肉消灭干净。他一大块接着一大块送进嘴里。

吉波正准备把下一块送进嘴里，他的手突然停在半空中，下巴搭拉下来……他正对面的桌旁，坐着象猫一样无声无息地走进来的弗兰克·麦克菲利浦。

弗兰克默默地看了吉波一会儿，然后友善地微笑着，把手伸给他。但是大吃一惊的吉波张开嘴巴坐在那里，叉子停在半空中，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朋友，仿佛他面前是一个幽灵。

觉得吉波的惊奇表情很有趣，弗兰克微微一笑。

弗兰克 你不认识我吗，吉波？（稍停）但是，我并不奇怪……在这儿碰到你，倒算我运气。

这些话使吉波清醒过来，他也把手伸给弗兰克。但他是提心吊胆地来致意的，仿佛害怕这到底不是个活人，而是个幽灵。

吉波的脑子里突然闪过关于那张告示的回忆。他眼前出现了他今天见过的弗兰克的肖像……但紧接着这幻象就消失了，他又清楚地看到坐在他面前的人。

弗兰克不明白，吉波到底出了什么事。他先是惊异地注视着他，然后他脸上的惊异换成了不安，右手不自禁地揣到斗篷里去。他微微抬起身，别过头朝背后投了不安的一瞥。

弗兰克 （紧张地）喂，怎么回事？

吉波仍然一语不发，目不转睛地望着弗兰克。弗兰克继续用很低的但是充满不安的声音说话。

弗兰克 你干吗老瞪着眼睛看我？

仿佛设法摆脱掉附在他身上的妖魔似的，吉波抖动了一下脑袋。他的手无力地垂到桌上来。他开始颠三倒四地讲话。

吉波 没有什么……没有什么……只是你来得太突然了……

弗兰克 （感到轻松，神经质地笑着）是啊……我大概有点心神不定。我刚知道我的脑袋值多少钱。二十镑……我原来就值这么一点儿！

叉子从吉波手里掉下来。他笨拙地把它捡起。弗兰克的嘴边仍然挂着微笑。他设法以此来掩饰自己的不安。

弗兰克 唉，我的朋友，六个月东奔西逃，是一个很长的时间，睡在山上，冻得要命，又没有好的吃。因此我对自己说，我要偷偷地溜进城来，看看母亲，然后再溜出去……所以我就来到这儿！（俯身到桌上）你把口信带到了吗？

吉波想了一下，点点头。

弗兰克（急不可耐地）我妈说了些什么？

吉波把嘴里那块东西嚼了一阵并且吞进了肚子，这才慢吞吞地说起话来。他的声音很刺耳。每一次谈话，不仅引起他精神上的紧张，也引起他生理上的紧张。

吉波 哦，她一听到你还活着，就谢天谢地……她哭着送我出来，还给了我半镑钱……要我交给你……可是，我实在太饿了，所以把钱花了。

弗兰克（微笑着）啊，你这个大笨蛋！那是我妈存心给你的。她喜欢你。吉波，可是为什么喜欢你，只有天晓得。

吉波眼前又出现了告示上的弗兰克的 照片。由于恐惧，他的眼睛睁得老大。惴惴不安的弗兰克用很低的、一下子变哑了的声音问道：

“你怎么啦？你发呆地看什么？”

吉波 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弗兰克。

弗兰克（起了疑心）也许，你发现我有什么异样了？

吉波（困窘地）不，……你知道吗！（想起了什么）弗兰克，我受军事审判了！

弗兰克（惊讶地）为什么？

吉波（眼睛盯着盘子）为了一个褐衫队员……埃温卡维德尔地方的……我们大家抽签决定派谁去执行他的死刑，我抽中了……我就把他押上卡车带走……他求我饶他

的命，（无可奈何地）我下不了手，弗兰基……况且，他还发了誓，说要是我放了他，他从此不再当兵了。

弗兰克带着一种充满怜悯的冷笑，温厚地看着他。

弗兰克 所以你就相信了他的话！（感兴趣地）加拉罕司令说了些什么？

吉波 （痛苦地）当我回去报告的时候，他差一点儿把我枪毙……后来他们把我撵出了组织……（郁郁地看着自己那一双粗壮的手）现在英国人以为我向着爱尔兰人，爱尔兰人以为我向着英国人……我在来回打转，没有吃的……连狗都不来舐我的裤腿了……

弗兰克 （摇着头）唉，你这个可怜的笨蛋！想想过去我们在一起干过的那些事情，一起经历过的那些艰难困苦！（温厚地）我们真是了不起的一对，吉波，你的力气和我的脑子。当我们陷入危险境地的时候，出主意，闯出去的全是我。你记得吗？……可现在，只要我离开你一下，你就又出漏子了。你瞧，我可不就是你的脑子！

弗兰克微笑着，沉默了几秒钟，仿佛在回想什么美好的事情。接着，他俯身到桌上，压低嗓音，又回到现实里来了。

弗兰克 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。首先我想知道，那些褐衫队员是不是还在监视我家的房子？

吉波眼前又出现了那个好几个钟头以来一直在追踪他的幽灵。他默不出声。弗兰克忍不住又问一句。

弗兰克 他们还在监视我家的房子吗？

吉波 （停顿了一会）不……圣诞节以后就没有了……

弗兰克的脸亮了起来，他放心了，从桌旁站起来，若有所思地对吉波点点头。

弗兰克 好吧，我走了。我要是有机会见到加拉罕，我会替你说情的。

他几乎是兴高采烈地举起手，微笑着说声：

“起义军万岁！”

接着他就迅速地转过身，走出饭厅，右手揣在怀里。吉波目送着他。现在，他眼前又出现了那张被他撕掉的告示。他机械地举起手，要把跟踪他的幽灵挥走，好象挥走一只纠缠不休的苍蝇似的……他站起来，准备走了，忽然看到盘子里还剩下一块土豆，就停住，把土豆塞进嘴里。他的下巴慢慢地动着。

吉波站在桌旁，沉浸在阴郁的沉思中。

天色暗黑。浓雾弥漫。一所营房式的两层砖砌建筑物的正面。这里是英国警备队司令部的所在地。建筑物笼罩在黑暗中，显得阴森森的。只是两个窗子里和大门口才有灯光，门旁站着哨兵。

吉波从雾里出现。他慢慢地走近建筑物，走到大门口，犹豫不决地停住了。他内心正在进行一场斗争。他那茫然而可怜的脸相和犹豫不决的动作都说明了这一点。现

在，看来他已经下定决心走开去了……可是突然猛地站住，象受恶运驱使似的，转过身向大门口冲去。

迎上前来的哨兵挡住他的去路。

吉波 我想见值勤军官。

哨兵把吉波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决定放他进去。其中一个点了点头。

哨兵 进去吧！

司令部内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。

房里有十来个警备队军官。几个褐衫队员坐在桌旁，全都穿着漂亮的军装：苏格兰圆帽，上有爱尔兰国徽——红三叶，黑色军上服，长裤。

吉波在哨兵的伴随下走进来。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到他们身上。哨兵带吉波走到房间顶里头值勤军官坐着的桌前。他正在写着什么，没有注意到走过来的人。吉波站在那里，并未把帽子脱下。最后，军官一边继续埋头写东西，一边粗声粗气地说了一句。

军官 有什么事？

吉波用哑哑的声音慢慢地开始说话，说得相当费劲，仿佛是硬挤出来似的。

吉波 我是来领……捉拿弗兰克·麦克菲利浦的……二十镑赏格。

军官的手做了一个痉挛的动作，他扔下笔，吃惊地望